

唐三體詩卷之一

錢塘高士奇澹人輯

實接

華清宮

杜

常

一別家山十六程曉來和月到華清

原本作行盡  
江南數十程

曉風殘月入華清

焦氏所載杜常石刻本

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

宮至唐推未央尚在長楊已不存

益詩人寓言以

楊作雨聲

三補黃岡云長楊本秦宮漢

武修之以

託諷也王建華清宮云武帝自知身不

死看修玉此詩語意含蓄情景渾融耳

宮詞

王

建

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

玉芙蓉玉杯也按古人挹

詩歌之富美與結構

黃坤堯著

辛亥署



詩經一言玉集

卷之三

卷之三

# 詩歌之審美與結構

黃坤堯著

文史哲學集成  
文史哲出版社印行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**詩歌之審美與結構** / 黃坤堯著.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文史哲，民85  
面；公分。--（文史哲學集成；371）  
ISBN 957-549-036-3 (平裝)

1. 中國詩 - 評論 - 論文, 講詞等

821.8

85009501

# 文 史 哲 學 集 成 ⑩

## 詩歌之審美與結構

著 者：黃 坤 堯

出 版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登記證字號：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五三三七號

發 行 人：彭 正 雄

發 行 所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印 刷 者：文 史 哲 出 版 社

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七十二巷四號

郵撥○五一二八八一二 彭正雄帳戶

電話：(02) 三五一一〇二八

**實價新台幣二四〇元**

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初 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9-547-036-3

# 自序

詩歌的欣賞和研究是兩回事。欣賞但隨性之所好，不求甚解，在繽紛的意象和悠揚的音韻之中，浮想聯翩，神魂搖蕩，很容易進入一個絕對主觀幽隱自由神秘的心靈空間，獲得滿足和快感。研究則是一種解剖過程，我們得把詩歌之美擱在一邊，發掘研究對象，搜集材料，展開考證，修成正果，當然也可以自得其樂了。

詩歌研究一直是我的興趣。平常讀詩但求感動，不一定有研究意圖。表現個人的志趣和觀點，選題最難。熱門的題目難有發揮突圍的機會；冷門的題材資料不多，易於駕馭，缺點則是自說自話，很難引發大家的討論。不過詩歌本來就是象牙塔裏小衆的珍玩，如果我們安於恬淡，不管熱門冷門，認真做好分內的工作，也就釋然了。

本書選輯已發表的詩歌論文十二篇。諸文撰寫的年代不同，發表的刊物各異，所以體例未盡劃一。至於內容兼賅古今，也很龐雜。我的興趣廣泛多變，不限於一家一派一體一類，甚至更喜歡翻新口味和感覺。書成之後，名之曰《詩歌之審美與結構》，也許可以反映我在過去十多年來的研究方向。

詩歌是一種審美活動，我們從欣賞和研究中交流審美經驗，而結論可不太重要。因為審美的標準歷代不同，各地不同，甚至連我們昨日今日明日的感覺可能也有所變化，我們能掌握的只是一時一地的風采。例如陸機的《擬古詩》，在主題表達方面可能沒有多大意義，但是陸機能夠在技法上推陳出新，挑戰《古詩》，寫出了不同的美感，豐富詩歌的表現方式，自然也是藝術上的突破。郭璞《遊仙詩》幻化出人間諸色，所謂仙界不只是動人的玄思，心誠求之，也是我們可觸可感的心靈世界；吳文英的節令詞是一幅幅優美浪漫的南宋風俗畫，將江南煙水迷離的風光傳說和個人刻骨銷魂的感情想像結合起來，也就揭示了《夢窗詞》永恆迷人的魅力了；黃侃的《登高》絕筆寫在國家多難的三十年代，悲歌慷慨，自然也是詩人苦心營造真摯動人的感情世界；汪中從書法靈動之美中悟出詩話藝術的意境和神韻，媚采幽姿，森秀在骨，更是嶄新的表現形式。以上四文探討詩歌的美感因子，內容和形式固然有待不斷的開拓，但我們更不能忽視超現實的感官世界。至於末篇的《詩境構擬》，我只希望能用平實淺易的語言構築詩歌的境界，在紅塵綠靄中舍筏登岸；我將詩境分為五種類型：物境反映生活細節、情境抒發感情想像、事境描寫時代風雲、意境表現心靈世界、理境刻劃人生理趣。

詩歌藝術具有嚴密的結構。抽象派隨意塗抹彩色，自有才學膽識支配沈鬱的氣勢，波瀾壯闊。大自然的天文地理、花瓣獸皮，在斑斕的彩色中，我們也可以悟出對稱之美。至於日月星辰、春夏秋冬，循環交替，更表現出森嚴的秩序。人類社會中的法律條文、倫理禮儀、言行結社、交通規則、體育活動、舞蹈韻律等，在嚴肅中顯活潑，在制衡中表流動，自也反映文化秩序理性的美。

詩歌結構是可以從多方面來觀察的。例如字詞的選擇、意象的構成、感情的表現、篇章的安排等，都在嚴密的組織中表現出巧思。因難見巧，因巧見意，我們在繁複的結構中顯出藝術的奧義。詩歌深受樂曲的影響，例如調式的重複、和聲的形態等都可以豐富語言的表現方式，《詩經》和唐五代詞的聲詩作品保留很多足供我們探尋的原始韻律結構，追溯早期的創作靈感。在其他篇章中，唐代的長調和宋代慢詞體製不同，韻律各異；而詞體也從律化到反律化的過程中，創製出新穎的音感。中晚唐的齊梁體借復古以創新，有意改造律詩的音調，可惜並不成功。唐詩在流傳過程中衍生大量的異文，改字鍊意，精益求精。周濟的詞學分為尊體論、寄託論、創作論、批評論、源流論五項，具有完善的理論體系。諸文雖以考證為主，其實更有意探索詩歌的理論結構，交流經驗。

# 詩歌之審美與結構

#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詩經》創作與音樂形式         | 一   |
| 詩緣情而綺靡——陸機《擬古》的美學意義 | 一七  |
| 郭璞《遊仙詩》淺析           | 五三  |
| 唐詩中的齊梁體             | 六一  |
| 《唐詩三百首》律絕部分校讀札記     | 八三  |
| 唐詞長調考               | 一〇七 |
| 聲詩和聲與詞體的關係          | 一二三 |
| 吳文英的節令詞             | 一三一 |
| 周濟詞論研究              | 一六三 |
| 黃侃《登高》絕筆遺墨研究        | 一九一 |

詩話藝術的新形式——論汪中的書意和詩境

一一〇三

詩境構擬

一一九

## 《詩經》創作與音樂形式

《詩經》與音樂的關係，若即若離。相傳古代適人振木鐸，採錄民歌，交周王朝的樂官整理，以觀風俗，知得失。這些樂章經孔子刪訂，選為教材，也就是後代的《詩經》了。孔子以六經教育弟子，除了《詩經》外，尚有《樂經》；①本來《詩經》是《詩經》，《樂經》是《樂經》，應該算作兩種不同的教材。後來《樂經》經秦火亡佚，而《詩經》除《國風》外，還錄存《雅》《頌》的作品，也就保存周王朝一大批的歌詞資料了。所以有人認為《樂經》未亡，《樂經》就保存在《詩經》之中，說起來好像也有道理，卻未免本末倒置了。此外，在文學發展的過程中，詩和樂的關係千絲萬縷，十分密切。詩既有音樂的節奏，更含有語言的節奏；詩重視聲音精微的感覺，更注重語言明確的意義。但詩歌畢竟是語言的藝術，著重表現語言的韻律和節奏，由具體的意義塑成意象境界；而音樂則是音符的流動和組合，著重表現聲音的旋律和節拍，利用象徵和感覺發揮感情想像。詩與樂同具聲音、感情和節奏等要素；但語言是有意義的，音符則沒有；語言的情緒鮮明，聲音只能聯想；這是兩者最基本的差異。②

詩歌不同於音樂，性質各異。《詩經》裏的作品由語言寫成，自然具有文學的特點。但無可否認，《詩經》裏有些作品原是合樂的歌詞，有些則是民歌，再經過文人潤飾而成。至於潤飾以後能不能唱，這就很難說了，可能有些只保留詩的形式，誦而不歌。現在我們所見的《詩經》，《風》《雅》《頌》的語言互有不同，固然與詩代、地域、作者、方言有關，可能也受了音樂的影響。《周頌》只有單章結構，很多還不押韻，句式也不太整齊，大抵保留原始歌詞的形貌，語言只是樂曲的附庸，顯得比較粗糙。《國風》章法整齊中顯變化，變化中又有一定的規律，和聲很多，章節迴蕩，詩的語言吸納了若干的音樂形式，搖曳有致，特別具有節奏感。二《雅》樸實有餘，動感不足，似乎界於《風》與《頌》之間，然而歌詞也只是用來闡釋樂曲的含意，語言的表現不足。或者我們可以這麼說，歌詞愈受樂曲主題的制約，詩質愈稀薄。《國風》中的詩歌只是吸納了若干的音樂形式，專心營造語言，不刻意表現樂章的主題，意象紛繁，聲情流麗，自然佳作也多了。

《詩經》除了創作之外，可能還有一個翻譯的過程。例如《說苑》所載的《越人歌》，原本只是一連串越語聲音，其後譯爲楚語，也就成了一首詩，誦而不唱了。歌云：

今夕何夕兮，搴中洲流。今日何日兮，得與王子同舟。（幽部）

蒙羞被好兮，不訾詬恥。心幾頑而不絕兮，知得王子。（之部）

山有木兮木有枝，心說君兮君不知。（支部）③

因此《詩經》裏的作品有些是詩作，有些是歌詞，甚至是翻譯的歌詞。無論創作或翻譯，詩人除了創

新意象，鑄鍊感情以外，似乎還有意創作和聲，構建章節，明顯地是受了音樂形式的影響，表現出不同於後代詩歌的審美傾向。張世彬列舉《詩經》的曲式，除了《周頌》及《商頌》的單章作品以外，其他兩章以上的計有《國風》廿二式、《小雅》三十四式、《大雅》廿六式、《魯頌》四式、《商頌》二式。張世彬認為「單純重複的為數最多；其次則屬變化重複。這一點足以看出周人最喜用重複的手法。而在單純重複之中，又以『三成』（A A A）的佔多數，這就是《樂記》上所說『一唱而三歎』的最佳例證。又在西方近世常用曲式之中，如二段式、三段式、迴旋曲式等，周人已經用到。至於其中比較特殊的曲式試驗，例如《小雅·十月之交》（一九三）的A A A B A C A D，《大雅·大明》（二三六）A B C B C B C B 和《卷阿》（二五二）的A B B B A A C C C A 等，都很有意思，實在是值得現代作者參考的。」<sup>④</sup>這正足以看出《詩經》創作的章節結構所受樂曲的影響，而上引《越人歌》剛好就是一首三段式A B C 的例子。楊蔭瀏也曾分析《風》《雅》的曲式，共有十種：

- (一) 一個曲調的重複——例如《國風·周南》中的《桃夭》。（六）
- (二) 一個曲調的後面用副歌——例如《國風·召南》中的《殷其靁》。（一九）
- (三) 一個曲調的前面用副歌——例如《國風·幽風》中的《東山》。（一五六）
- (四) 在一個曲調的重複中間，對某幾節音樂的開始部分，作一些局部的變化；這種手法，在後來的發展中間，稱為「換頭」——例如《小雅》中的《苕之華》（二三三）是在第三節上用換頭。
- 又如《國風·秦風》中的《車鄰》（一二六），在第一、第三節上用了更加發展的換頭手法。

- (五) 在一個曲調的幾次重複之前，用一個總的引子——例如《國風·召南》中的《行露》。(十七)
- (六) 在一個曲調的幾次重複之後，用一個總的尾聲——《國風·召南》中的《野有死麕》。(二二三)
- (七) 兩個曲調各自重複，聯接起來，構成一個歌曲——例如《國風·鄭風》中的《丰》(八八)。
- 《小雅》中的《魚麗》(一七〇)也是用同樣的形式。

(八) 兩個曲調有規則地交互輪流，聯成一個歌曲——例如《大雅》中的《大明》。(二三六)

(九) 兩個曲調不規則地交互輪流，聯成一個歌曲——例如《小雅》中的《斯干》。(一八九)

(十) 在一個曲調的幾次重複之前，用一個總的引子；在其後，又用一個總的尾聲——例如《國風·豳風》中的《九臯》。(一五九)⑤

楊蔭瀏辨析歌曲的調式及其組合方式，並分出了副歌、換頭、引子和尾聲等不同的章節結構，抉發《詩經》創作的藝術意蘊。本文擬透過詩歌的調式與韻式區別《詩經》的章節結構，從而探討《詩經》創作與音樂形式的關係，主要分為虛聲與和聲、重章換韻及無韻詩三項。

## 虛聲與和聲

歌曲有基本音(fundamental notes)和裝飾音(grace notes)之分。詩一般只有基本音，無論新詩舊詩，裝飾音只是為了表達特殊的感情效果才用，例如李白《蜀道難》的「噫吁戲危乎高哉」之類。歌詞和詩的基本音都有具體的意義。裝飾音有虛有實，虛的只用來裝飾基本音，補足節拍，沒

有意義，前人稱之爲虛聲、泛聲、散聲、繁聲、纏聲等；實的大多有詞有句，有固定位置，由他人幫腔伴唱，講求一種立體聲的效果，古人稱之爲和聲、送聲等。<sup>⑥</sup>如果《詩經》的創作只是一首首單純的詩，那麼詩人可以不必寫入太多的裝飾音，現在《詩經》裏有很多的虛聲與和聲，自然可以看作歌詞的裝飾音了。

《詩經》的虛聲不容易保存，現在已沒有多少痕跡了。也許句尾的虛字可以視作一種虛聲，主要用來補足節拍，而韻腳則落在句中倒數第二字上。常見的有「之」、「兮」、「矣」、「也」、「止」、「思」、「忌」、「只」、「焉」、「哉」、「與」、「乎而」、「我」、「女」（「汝」）等十四種形式。<sup>⑦</sup>顧炎武稱之爲「句之餘」<sup>⑧</sup>，乃詩中語助之辭。例如《齊風·著》（九八）：

俟我於著乎而。充耳以素乎而。尚之以瓊華乎而。（魚部）

俟我於庭乎而。充耳以青乎而。尚之以瓊瑩乎而。（耕部）

俟我於堂乎而。充耳以黃乎而。尚之以瓊英乎而。（陽部）

又如《鄭風·大叔于田》（七八）第二、三章的後半段：

叔善射忌。又良御忌。（魚部）抑磬控忌。抑縱送忌。（東部）

叔馬慢忌。叔發罕忌。（元部）抑釋柂忌。抑鬯弓忌。（蒸部）

以上「乎而」、「忌」都是比較罕見的虛詞，有聲無義，也就是歌曲中的虛聲，可能跟方音有關。其他「之」、「兮」等虛詞則通行全國，《詩經》例句極多，不必舉列。此外《邶風》「日居月諸」（

魚部）一句分別見於《柏舟》（二六）及《日月》（二九），「居」「諸」都是語尾助詞，疊韻無義。又如《旄丘》（三七）「瑣兮尾兮」「叔兮伯兮」、《簡兮》（三八）「簡兮簡兮」等句，只用一個「兮」字，重疊無義，未嘗不可以視作虛聲，修飾歌詞或詩句的音節。

《詩經》的和聲特多，爲了便於形式上的辨認，一般是指重複出現的章節結構說的，或一句，或兩句，或一章，或兩章，計有句首和聲、句中和聲、句末和聲三種；這些和聲可以押韻，也可以不押韻。又有單章和聲一種，多見於《周頌》的作品中，則是指詩歌中一些不押韻的章節結構說的。

1. 句首和聲。指每章前面重複出現的章節結構。例如《邶風·式微》（三六）：

式微式微。胡不歸。（微部）微君之故。胡爲乎中露。（魚鐸通韻）

式微式微。胡不歸。（微部）微君之躬。胡爲乎泥中。（冬部）

此詩共兩章，每章兩句。首二句或可視作和聲，用韻自成一部。其他例子如：

《周南·葛覃》（二）：「葛之覃兮，施于中谷。」第一至二章。

《幽風·東山》（一五六）：「我徂東山，慆慆不歸，我來自東。零雨其濛。」四章。（東部）

《小雅·瞻彼洛矣》（二一三）：「瞻彼洛矣，維水泱泱。」三章。

《大雅·泂酌》（二五一）：「泂酌彼行潦，挹彼注茲。」三章。

《大雅·蕩》（二五五）：「文王曰咨，咨女殷商。」第二至八章。

《魯頌·駉》（二九七）：「駉駉牧馬，在坰之野。薄言駉者。」四章。（魚部）

以上諸詩都以相同的句式開頭，或者可以視作句首和聲，由他人反覆引唱。楊蔭濬稱單章者爲「引子」，多章者爲「副歌」，則例證更多了。

2. 句中和聲。這些和聲疊唱其中一二句，例如《召南·江有汜》（二二二）：

江有汜。之子歸，不我以。不我以。其後也悔。（之部）

江有渚。之子歸，不我與。不我與。其後也處。（魚部）

江有沱。之子歸，不我過。不我過。其嘯也歌。（歌部）

《齊風·東方之日》（九九）：

東方之日兮。彼姝者子，在我室兮。在我室兮。履我即兮。（質部）

東方之月兮。彼姝者子，在我闔兮。在我闔兮。履我發兮。（月部）

《小雅·庭燎》（一八二）：

夜如何其。夜未央。庭燎之光。君子至止。鸞聲將將。（之部／陽部）

夜如何其。夜未艾。庭燎晰晰。君子至止。鸞聲噦噦。（之部／月部）

夜如何其。夜鄉晨。庭燎有輝。君子至止。言觀其旂。（之部／文部）

其中《江有汜》三章中間的「不我以」、「不我與」、「不我過」各疊前句；《東方之日》二章的「在我室兮」、「在我闔兮」亦疊前句；都可能是句中和聲。如果不算在詩歌的基本音內，則諸詩每章四句，非常整齊。又《庭燎》「夜如何其」、「君子至止」二句不但反覆疊唱，詩句本身也自押古韻

之部，也許可以視作分拆的和聲結構。此外《小雅·魚麗》（一七〇）的句中和聲也很特別：

魚麗于罶。鱠鯀。君子有酒。旨且多。（幽部／歌部）

魚麗于罶。鲂鮄。君子有酒。多且旨。（幽部／脂部）

魚麗于罶。鱅鯉。君子有酒。旨且有。（幽部／之部）

物其多矣。維其嘉矣。（歌部）

物其旨矣。維其偕矣。（脂部）

物其有矣。維其時矣。（之部）

此詩前後兩用歌部、脂部、之部三韻，從韻部看來，每組可以兩兩合併。這是不是由於調協歌曲的旋律而分拆呢？我不敢說。但兩兩合併的結果則詩意及詞語都貫串在一起，形式比較完整。詩中「魚麗于罶」、「君子有酒」兩句也自押幽部，韻式與《庭燎》相似。楊蔭瀏則說是兩個曲調各自重複，再聯接起來構成一個歌曲，雖然也有道理，但可能忽視內部的韻式結構了。

3. 句末和聲。這一類和聲例子最多，而且幾乎全集中於《國風》中。《周南·漢廣》（九）：
- 南有喬木，不可休思。漢有游女，不可求思。（幽部）漢之廣矣。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。不可方思。（陽部）

翹翹錯薪，言刈其楚。之子于歸，言秣其馬。（魚部）漢之廣矣。不可泳思。江之永矣。不可方思。（陽部）